

说戏

戏中“人情味”

沈孝泉

《杨门女将》创排于1960年，讲杨家将一门忠烈，前赴后继，反击侵略的故事。西夏王兴兵犯境，要夺宋室江山。领兵抗敌的杨宗保阵前牺牲，余太君强忍悲痛，毅然决然地再次请命出征，率穆桂英等一班杨门女将出征，最终击败西夏王的进犯。这是一出新编剧，剧情立意高、爱国情怀强烈，由当时刚从中国戏校毕业的优秀青年演员担纲主演。后来还拍成了彩色影片，风靡全国。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剧目，至今长演不衰。

戏迷朋友大概对剧中第三场“灵堂”(也就是“请纓出征”)印象最为深刻，宋王前往天波府吊唁，但对是否出兵迎战态度暧昧，而亲生怕死的大臣王辉又一旁冷言冷语。余太君怒火中烧，一句西皮导板“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把气氛推向高潮。她的一大笑西皮，声色高亢、慷慨激昂，袒露了杨家一门忠烈的报国情怀，接着杨家女将列队出堂，集体高唱，表达了出征杀敌的决心。这场戏充满激情，剧场效果强烈，记得当年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感到热血沸腾，激动得不能自已。

不久前，笔者偶然又看了一遍这部影片，我觉得有了新的感受。第三场“请纓出征”固然激情十足，但是第四场“校场比武”似乎更加有戏剧性。这场戏说的是，余太君披挂上阵之前在校场练兵，她拿不定主意的是，杨门之后杨文广是否随军出征，出征的危险极大，而文广是杨家一字单传的独苗，这就需要慎重掂量了。太君思忖还是由文广的母亲穆桂英做决定，但又不好直说，于是用校场比武来试探桂英的心意：如果桂英输了，文广就随军出征，如果赢了，文广就留在京城。

这段戏是老祖母与曾孙媳之间的“戏剧冲突”，远比不上国仇家恨的矛盾深刻，但是与观众的距离拉得很近。桂英母子比武，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各怀心事，文广求战心切，而文广的祖母柴郡主却担心文广危险，希望文广输掉。文广是七娘的徒弟，七娘希望带着文广一同上战场。这就看桂英最后如何拿主意了。

校场比武激发了桂英当年的英雄主义情怀，越战越勇，文广哪里是她的对手。一旁观战的柴郡主十分高兴，唱道：“看来文广定败阵”，擂鼓助阵的七娘不高兴了，冷言说道：“只怕未必。”

文广越来越占下风，两人交手到无人处，文广抓住桂英的大枪哀求道“母亲，我哪儿打得过您哟嘛!”，“母亲您……抬抬手，孩儿我就不过去了呗!”

柴郡主见此他们咕咕，急得在场外高叫，“桂英，不得相让!”桂英一边回答，“媳妇不敢”，一边又对文广说：“凭本额比输赢——我让儿三分”，随后失落马下。

这一切余太君站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她笑道：“文广虽小好本领，桂英的心意我也看了个清。”……这场喜剧性的比武以桂英允许文广随军出征而告结束。

这场“校场比武”编排得实在是在好，特别是在“请纓出征”之后安排这样的一个场面，可以向观众展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杨家将，也有家庭和儿女情长的温柔一面。而穆桂英在带不带文广出征的这个严峻问题上表现了“人之常情”，同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也是观众所期待的。

从舞台表演上看，这场戏演员表演的空间很大。“请纓出征”的冲突发生在“出征”和“求和”两派之间，矛盾虽然尖锐，但比较单一。观众感受的是那种炽烈气氛，但实事求是地说，牵动观众的“戏”并不多。

“校场比武”就不同了，桂英、文广、太君、郡主、七娘等人对比武的结果态度各异，因此随着比武高低起伏，每个角色的心态也反复变化，而这些情绪变化的背后则是杨家老少之间那种浓厚的亲情和以国事为重的情怀。

文广拉住桂英的大枪，走到台口低声说：“母亲，我哪儿打得过您哟!”这句大白话，朴实无华，毫无雕饰，甚至孩子气十足，但立刻引起观众共鸣，场内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产生强烈的剧场效果，成了这部大戏少有的一个情绪欢快的亮点。一扫开战以来笼罩在剧场内的悲愤和压抑氛围，也为后面战胜西夏王做了铺垫。

因此，我的感觉是，“校场比武”是《杨门女将》中最有戏可看的一场，因为它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人情味儿是戏迷听戏的一个重要审美诉求。

沈鹏诗词三首

诗人节

不枉诗人饰桂冠，
应从三间启新篇。
汨罗犹作潺潺语，
世事民生毋忘艰。

临江仙

有油画山寨恶搞《蒙娜丽莎》

休问她来源是啥，一尊傻胖娃娃。任凭戏弄减和加。呵呵曾似识，画底隐名家。

早见她胡须上翘，把微矣乱涂鸦。而今又计出歪邪。咱们点燃圣火：供奉蒙丽莎！

与顾明远并坐合影

老董一瞬间，
一瞬留老董。

昔年同乘两书生，
往事联翩梦庄蝶。

不动声色

的时间，计时器提醒你每一秒钟都不要浪费。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组织方式，在时间的引领下，人们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理性，成为了新的物种。

乡村生活则完全相反，它的时间是整体的，而不是细分的。人们依照农业生产的规律来感受时间，就某一天来说，则参照太阳的运行轨迹。你去访问一个亲友，完全不用提前约时间，他一定会在家里等你，或者正在田里劳作，而等到太阳正午，他也必将回到家里。在交谈的时候，人们也不会经常看表，而是尽兴言谈，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对一个想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首先要过的就是时间关。对我来说，这是从大学开学报到乘坐火车开始的。我和父亲坐在候车室等了好几个小时，中间看了好几次车票上的时间，那趟列车是过路车，只在这个站台停几分钟，这让人感到某种恐慌。我要时刻注意，就像过去的考试一样抓住机会。对我来说，那是从乡村开往城市，也是从过去开往未来的列车，这趟车没有终点。

因此，所谓城市化就是新的时间观念的普及化。反过来说，那些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想到乡村隐居的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摆脱一个空间容易，而要摆脱一种时间就太难了。不要羡慕陶渊明，陶渊明不管是在做官还是种地，体会到的都是同一种时间。今天的你，即便到了桃花源，也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着上班。或者说，在当今世界，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桃花源，因为这个世界叫“现代”。

觉得这事很好玩。在铁匠营租的是一居室，楼房的第一层，南北通透，冬暖夏凉，记得房租是每个月800元，这个价格就逼近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压力不小。但为了保障生活质量，也得咬牙撑着。在铁匠营住的那几个月，正赶上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来球迷都把那个夏季称为“那个疯狂的夏天”，我在租来的一居室里，看完包括国足在内的大多数比赛，觉得生活挺美好。如果不是因为一次酒后与朋友吹牛，也许我的租房生涯不会这么快停止。

那次吹牛，是因为与朋友喝酒时他说起，每个月的房租差不多够月供了，咱们要不要凑首付买一套房子?那天确实喝了不少，当着老婆孩子的面不禁拍案而起，说第二天就去看房。结果，第二天去看房的是一起喝酒的朋友一朋友，我早打了退堂鼓。几个星期后再次相聚，被朋友一顿骂，说我说话不算数，只能硬着头皮认错。

那会儿手头只有6000元存款。而首付最低需要25000元，于是，找老家做民间借贷的亲爹贷了一万元，找岳父岳母借了一万元，刚好凑够首付，在通州买了一套小房子，价格好像是2400一平方米。就这样我的租房生涯结束了。当然，受观念影响，“房住不炒”一直是咱农村出身人的信念——房子嘛，有一套够住就可以了，所以在后来房价过山车般的颠簸中，一次也没有动心过。

现在在北京或者回爷来北京的年轻人，房租压力的确太大了，有人说这已经是一个不适合“北漂”的时代。但不尽然，有梦想，还是要试一试，并坚持一下的。

美国亚裔富豪生活与美国富豪究竟有什么不同，最碍眼的倒是家庭里男主人的缺席。从杨紫琼雨夜独自带两个孩子和一堆行李到伦敦投宿，到亲朋云集、场面盛大的家族婚礼，再到儿子第一次带女友回家，男主人都踪影不见，给人一种“丧偶式婚姻”的错觉。电影给出的解释是“到上海出差”，但以新加坡到上海的飞行距离，很难自圆其说。这种劇情设计虽是为了简化人物，但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类似的美国电影里面。

一个有趣现象是，美国人喜欢的异域文化电影，有很多都主打大家庭的热闹和亲情。比如前些年曾热映的《我盛大的希腊婚礼》。就此而言，《超级亚洲富豪》题材不算新颖。至于有钱人寻觅真爱，就更是好莱坞的永恒主题。大抵他们很难避免这样的困扰：爱的是我，还是我的钱?这部电影中，男主角说起初被女主角吸引，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吗?她只是不知道自己超级有钱罢了。

据说原著小说作者重点嘲讽了亚裔富豪的门第观念和拜金主义，但在电影里，这种嘲讽似乎很标签化，更像推进情节的俗套桥段。如果说电影中亚洲富豪生活与美国富豪究竟有什么不同，最碍眼的倒是家庭里男主人的缺席。从杨紫琼雨夜独自带两个孩子和一堆行李到伦敦投宿，到亲朋云集、场面盛大的家族婚礼，再到儿子第一次带女友回家，男主人都踪影不见，给人一种“丧偶式婚姻”的错觉。电影给出的解释是“到上海出差”，但以新加坡到上海的飞行距离，很难自圆其说。这种劇情设计虽是为了简化人物，但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类似的美国电影里面。

电影的片尾曲，是酷玩乐队成名作《黄色》。导演朱浩伟为此给酷玩乐队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信中说，他的整个人生，与黄颜色有着复杂的纠葛。从小到大念书时，看电影时，黄色是对胆小怕事的懦夫的蔑称，在他生活里一直具有负面涵义。直到有一天，他听到《黄色》这首歌，把黄色描述成星星的颜色、恋人的颜色、爱情的颜色。平生第一次，他听到有人用如此美丽、神奇的方式形容黄色，这促使他重新思考身为黄种人的自身形象。

这部电影的热映旋风，未必能刮很久，但黄种人对自身形象的重新思考和表达，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一次爬山的过程中，我见一群擦身如飞的青年，在海拔缺氧的雪山，那么的徜徉，那样的健步，我不由得多跟了几步，看了几眼。在山的歇脚之处与一个壮男聊了起来，方知他们来自雪山那边的一个少数民族。小伙子说：“爬不过雪山，得不到姑娘的爱。”姑娘需要保护，也渴望一个勇敢、健壮的小伙子伴随着自己。

山都不想爬，何谈爱山；山都爬不动，何谈健身。

在往后的爬山中，见一些小胖的男人登山不如一个女人，或是坐着车登山的人，心里不由得思索着一个民族强健的体魄，一个富裕后的国家防御力量。

爬山，是一个人体力本真的还原，也是初心里的那份童心。人有了本真和童心，再高的山，也能翻过；再险的山，也能穿越；再陡峭的峰，也能攀上……

爱山，学会了爬山，也让我释放一种心情，得到了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崇高的情怀啊。

难回桃花源

“摆脱一个空间容易，而要摆脱一种时间就太难了。不要羡慕陶渊明，陶渊明不管是在做官还是种地，体会到的都是同一种时间。今天的你，即便到了桃花源，也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着上班

们的电话。“不是告诉你们我出差了吗？”他们显然忘记了这个约定。到了周一，我打电话给他们，约了周二下午去安装。工厂服务人员说：“师傅出发前会给你打电话。”当然，这次我没有猜错，他们再次没有提前通知我，而是到了之后在那里等待。

他们并没有迟到，而是我迟到了，但是我迟到的原因却又是他们不守时。这让我感到困惑。他们一定不会明白我的心思，安装好衣柜后，他们相当开心，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了，这是让他们哼起欢快的小曲。留在房间里的我，却陷入了某种慌乱，下午三点，我该干什么? 预约的按摩还要等两小时，如果要去咖啡馆看书，时间又嫌太短。

我的问题，在于总是要追求一种精确的时间。这源于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候受到的训练。导师非常严厉，她每次约见我们，总是选

我的租房故事

“大院的早晨人很多，大家排队在自来水龙头那里刷牙，但有秩序，很安静。在这个院子里留下的生活记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班回来晚饭后，打开朋友送的早已被淘汰的旧电脑，勤奋地写稿子。来北京别无他长，只能靠写作改变命运

房东也会尬聊几句，颇有“大眼瞪小眼”的喜感，后来熟悉了，收破烂的小伙子经常喊我们去他屋里喝酒，他有辆破桑塔纳停在巷子里，喝了酒之后他经常晃荡着钥匙说要带我们去兜风，我们都羡慕他，说，你是我们院子里的“大富翁”啊。

在龙王堂我换过三个住处，换的原因忘了，可能主要是图个新鲜。第二次住的院子，是进村后的第一户，我的房间是进院子后的第一间，我经常对来访的朋友开玩笑，“欢迎光临龙王堂一号院一号房”。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醒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第三次住的是个很大的院子，大约住了十多户。

房东也会尬聊几句，颇有“大眼瞪小眼”的喜感，后来熟悉了，收破烂的小伙子经常喊我们去他屋里喝酒，他有辆破桑塔纳停在巷子里，喝了酒之后他经常晃荡着钥匙说要带我们去兜风，我们都羡慕他，说，你是我们院子里的“大富翁”啊。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醒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第二次住的是个很大的院子，大约住了十多户。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醒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这部电影更难得、更重要的突破，也是造就美国亚裔“集体喜悦”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全亚裔阵容的卖点——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商业大片，只是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电影，而是电影角色设定打破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员安排了不少小角色，但要担纲主角，特别是亚裔，太难了。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据说为了坚持演艺生涯，端了十年盘子，心志实非常人所及。

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更难得、更重要的突破，也是造就美国亚裔“集体喜悦”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全亚裔阵容的卖点——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商业大片，只是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电影，而是电影角色设定打破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推特上，很多亚裔影迷的留言是“骄傲”。这种扬眉吐气般的骄傲里，潜藏着不知多少被视为“隐形族裔”，遭受社会偏见伤害的辛酸。

这可能是这部好莱坞电影最珍贵的价值。亚裔不仅可以超级有钱，也可以活得身心舒展、喜气洋洋、个性张扬。从身体讲，亚裔男性同样可以健硕、俊朗，随便秀出八块腹肌；从个性讲，亚裔女性同样可以聪明、独立，勇敢活出真我。至于黄色皮肤下，究竟是美国心还是亚洲心，东西方文化如何碰撞，自我与责任如何兼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泾渭也不可能分明。凭借善良和智慧，真爱与亲情克服了傲慢与偏见，超越了金钱和门

生活

王军

爱山，就得经常去爬山。爬山是一种体魄的运动，也是一种暖心的情怀。

体力好，能爬到山顶；体力不支，见山有情而力不从心，容易望山而退，见山而禱，心中自然对爬山了无兴趣，更谈不上喜山、爱山、日常爬山。

其实，生活中爬山是件快乐的事。快乐来自一种心情，也出自一份情怀，人有了一种心情和情怀，又有喜山的情结，爬山身感轻松、不觉受累，也不会产生怯懦的心情。爬得汗流浹背，湿透衣衫，站在高处有种身爽的感觉，

单地

周刊
LIVELY READING
——有生命力的阅读——

人世

张丰

为新房子定做了一个衣柜，现在到安装时间了。家具公司提前一天给我打电话，预约第二天安装，但是并没有说具体时间，“安装师傅出发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

上午9点半，我接到师傅的电话，他们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就急急忙忙打了一个车冲过去，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三个小伙子正坐在地上。我为迟到感到抱歉，也为他们没有提前给我打电话而感到生气。他们没有丝毫怪罪我迟到的意思，事实上他们也并不着急，三个人正坐在地上玩手机游戏呢。

他们都是20出头，听口音应该来自四川“下面的”县市。小伙子们服装整洁，待人礼貌，看上去在公司接受了正规的培训。有一个高且帅的应该是技术核心，另外两个都听他吩咐。但是这个小工头看上去又很羞涩，这可能是他没有提前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衣柜的安装很顺利，但是在最后的环节却出了问题，厂家提供的轨道短了一截，这样门就没办法安装了。“明天我就要出差，到周六才回来，我们周日再联系吧。”他们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不是什么大工程，他们只需要在某一天带上合适的轨道，顺道来处理一下就行。

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在第二天就接到了他

衣柜的安装很顺利，但是在最后的环节却出了问题，厂家提供的轨道短了一截，这样门就没办法安装了。

他们没有丝毫怪罪我迟到的意思，事实上他们也并不着急，三个人正坐在地上玩手机游戏呢。

他们都是20出头，听口音应该来自四川“下面的”县市。小伙子们服装整洁，待人礼貌，看上去在公司接受了正规的培训。

有一个高且帅的应该是技术核心，另外两个都听他吩咐。但是这个小工头看上去又很羞涩，这可能是他没有提前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在第二天就接到了他

话题

韩浩月

这几天，社交媒体上正在热议北京房租上涨的话题，其中有不少人提到中介。我是2000年3月到北京的，那会儿租房中介远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房子都靠自己找，直接与房东打交道。

因为对中介抱有戒心，在北京最初租房的那几年，一次中介也没找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晚，住在朋友家，第二天天一亮，就奔上了租房的路程。我的第一间房子，租在北京亚运村北部的一个村庄，名字叫龙王堂，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已经没了，因为那附近修建了鸟巢、水立方，但迄今为止，都能清晰地记得从大屯路拐进龙王堂村的那条林荫小道，每每下班路过小道，都会觉得放松与惬意。

2000年的北京，寻找一间可供栖身的房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差不多总有四分之一余量的房子，在等着它的入住者。我的第一位房东是个胖子，他把院子最靠里的一间平房租给了我，记得当时的房租是每月200元，不到我那时月收入十分之一，所以，房租并不会影响到生活。

因为不需要坐班，很多时候我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院子里同租的，有一个收破烂的河南小伙子，还有一对年轻的湖北恋人，偶尔阳光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小院里放风，彼此看一眼，笑一下，

房东也会尬聊几句，颇有“大眼瞪小眼”的喜感，后来熟悉了，收破烂的小伙子经常喊我们去他屋里喝酒，他有辆破桑塔纳停在巷子里，喝了酒之后他经常晃荡着钥匙说要带我们去兜风，我们都羡慕他，说，你是我们院子里的“大富翁”啊。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醒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第二次住的是个很大的院子，大约住了十多户。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醒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观影

徐剑梅

走红有很多钟，原因未见得容易说分明。杨紫琼参演的《疯狂亚洲富豪》(一译《摘金奇缘》)试映时就得到美国媒体热评，首映周又以超预期成绩拿下北美票房榜冠军，一时成为流量话题，主创人员自己也欢呼意外。8月22日——上映仅7天，电影公司就宣布原班人马将拍续集。

首映前一天去买票，最晚一场也只剩前两排座位，果然是未映先红。进了影院，目测九成是亚裔面孔，或许只因为亚裔观影最为心急。放映中，笑声不时响起，但不像某些影评形容得那么热烈和频繁。男女主角谈不上演技有多高明，但胜在清新自然。杨紫琼的表演高贵美丽，真正让人惊艳。

电影究竟有多好?只能说，从艺术性讲得不了奥斯卡奖。当然，本就不是奔着冲奥去的。这是一部色彩鲜艳、热闹轻巧、情节单纯的爱情片、喜剧片、商业片。快节奏，不拖沓，很走心。如果没有被忽悠出过高期望值，会是很愉快的观影享受。它在全美院线排片情况和票房成绩，不是亚裔独力所能撑起，足足这部电影有吸引各族裔观众的实力。

亚裔电影在好莱坞的重要突破?毫无疑问。这是根据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喜福会》上映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后，好莱坞第二部全亚裔阵容电影。上映前，不少华人微信群有号召观影的帖子，理由就是：不能再等25年!尽管近些年，好莱坞大片流行族裔混搭，给少数族裔演

一部有趣现象是，美国人喜欢的异域文化电影，有很多都主打大家庭的热闹和亲情。

美国亚裔富豪生活与美国富豪究竟有什么不同，最碍眼的倒是家庭里男主人的缺席。

从杨紫琼雨夜独自带两个孩子和一堆行李到伦敦投宿，到亲朋云集、场面盛大的家族婚礼，再到儿子第一次带女友回家，男主人都踪影不见，给人一种“丧偶式婚姻”的错觉。

电影给出的解释是“到上海出差”，但以新加坡到上海的飞行距离，很难自圆其说。

这种劇情设计虽是为了简化人物，但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类似的美国电影里面。

一个有趣现象是，美国人喜欢的异域文化电影，有很多都主打大家庭的热闹和亲情。

这部电影的热映旋风，未必能刮很久，但黄种人对自身形象的重新思考和表达，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往后的爬山中，见一些小胖的男人登山不如一个女人，或是坐着车登山的人，心里不由得思索着一个民族强健的体魄，一个富裕后的国家防御力量。

爬山，是一个人体力本真的还原，也是初心里的那份童心。

人有了本真和童心，再高的山，也能翻过；再险的山，也能穿越；再陡峭的峰，也能攀上……

爱山，学会了爬山，也让我释放一种心情，得到了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崇高的情怀啊。

捉错园

秦殿杰（586）
“**全神灌注**认真听”，
“灌注”二字太走形；
精神精力很集中，
正写是**“全神贯注”**。
***“贯注”**:精神集中，集中注意力，不是“灌注”。

（587）
“**万木凋零**无生气”，
“凋零”二字系错词；
草木枯萎枝叶凋，
正写是**“万木凋零”**。
*凋谢凋落枝叶枯萎景象衰败。词典没有“凋零”词。
（待续）